

到庄稼地里坐一坐

□李晓

又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了。
丰收节里,让我到庄稼地里坐一坐,抚平我那在城市里皱纹一样时常涌动起的焦虑。

风,正踮起脚尖儿,漫过天光雨露下那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打开了我的肺腑,让我畅快地深呼吸。

初秋时节,老家的乡人们照例给我送来山里产的板栗、核桃、南瓜、茄子……这些庄稼地里的食物,带着老家土地的基因,一季一季地播种收成。我有时候感慨,老家的庄稼地是从没休眠过的。

爷爷那年拖家带口来到大山的皱褶处,用泥土和石头垒砌了房屋,用茅草给屋顶戴上一顶大帽子,一个遮风挡雨的简易土房,俨如山里打下的一个陈旧补丁。把房子建好后,爷爷就开始在屋后对那一片荆棘丛生的杂草地开荒了,从白日阳光,干到月光满天,他在山冈上一锄一锄地锄草、刨石,一锄一锄地掏沟、垄地。爷爷有了自己的庄稼地,站在山梁上的腰杆也挺直了。

小时候,密密匝匝的玉米林里掀动着风,我看见爷爷放下锄头,顺势躺在玉米地里,他仰头望着冒出一串串“胡须”的玉米棒子,咧嘴笑了。我有天钻进玉米林里,陪爷爷一起躺下,爷爷指着冒出的玉米须说,那是玉米的胡子,你有一天也会长出胡子的。

爷爷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庄稼人,60岁以后,瘦瘦的身子就如弯弓,缓缓贴近了他那开垦的土地里。爷爷在尘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年秋天,青春来临的我,下巴上长出了软软的胡子,我有一些惊慌失措。爷爷没有辨别他的土地,他小小的土坟,就在庄稼地旁,一棵枝叶参天的泡桐树,给隐入尘烟的爷爷撑起了一把巨伞。

我进城以后,一趟一趟地回到乡里去。我喜欢闻一闻山道上散落的牛粪味道,在风里飘来果木芬芳的味道,还有成熟稻子里的米香味道。

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一头钻进庄稼地里,坐下,或索性躺下,打开肺腑,畅快呼吸庄稼的气息,泥土的气息,山水林木交融的气息。这是最养肺也养心的方式。

乡人王老四,有三亩多瓜地,他壮硕的身子,就如地里圆滚滚的大冬瓜一般。王老四为人憨厚,不同季节总能吃到他从乡下送来的瓜果蔬菜。有次回乡,我同王老四坐在他的庄稼地里闲聊。王老四对我说,白露以后,他在瓜地里睡了一觉醒来,眉毛上沾满了露水。我对他说,天凉了,你不要在地里睡觉。王老四说,我就喜欢在地里睡觉,它们照着我呐。王老四说的它们,指的就是地里的瓜果蔬菜。在王老四的心里,它们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那天,我和木讷的王老四有了第一次深入彼此内心的交流。王老四说,他就靠这几亩庄稼地,把日子平平常常过下去,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家人健健康康就好。我说,老四,我在城里跟你一样,也耕耘着自己的庄稼地。王老四愣了愣,他突然又明白了,点点头说,那也是,那也是。

我在城里谋生也谋爱,一个字一个字地播撒在田园里,其实也是以传统农耕的方式,缓慢守拙地捍卫着自己的生活。我文字的田园,要与乡里的那些庄稼地接壤,贯通了大地上蒸腾的地气,我才不会慌张,镇定安详。

庄稼地,是农人的命根子。看摄影师阮义忠的摄影集《人与土地》,会涌起最浓的乡愁。灰蒙蒙的照片里,流动着乳白色的雾,照片里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淳朴乡村的人间烟火,是乡人们和土地的缠绵厮守。田园、山川、农舍,在老式相机的镜头里,散落在寥落视野中,弥漫着一种很深的孤独,最后沉沉地落在土地上。

庄稼地,也脐带一样缠绕着我的生命。到庄稼地里去坐一坐,地气缭绕里,我幻化成植物的状态,迎接著四季的风雨雷电。我是苍生里的布衣,我是庄稼里的赤子。

谷客

□孙静

热到高潮,稻谷熬不过酷暑,就熟了,色素浸润旷野,遍地沉甸甸的金黄,稻香随风,沁人心脾。

收谷子是大事,关乎百姓生计,那些年,稻谷九成熟的时候,家家翻出闲置一年的木制拌桶,围了挡席,两人一组,一人一个稻把,轮流磕打,两重一轻一抖动,极富节奏感,几天里,到处都是劈劈啪啪的槌谷声。

不过,纯粹人工收稻谷的方式渐

行渐远,因为来了新谷客。

再到收割季节,赶趟子般涌来一批批用拖车背来的联合收割机,他们就是趁季节赶趟子过来的新谷客,批量赶到的收割机,东移西走,搅动起浓郁的丰收气氛。

一名男人带一名女人,一辆中型货车背载一辆收割机,男人、女人、拖车、收割机形成一个战斗组合,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换洗衣物伴随一口苏北普通话,由南往北赶,踏上漫漫征程,随季节且战且走。这就是新谷客,多为江苏人,苏北普通话偶尔夹几句开江土味方言,有特别味道,他们在田野沟壑穿梭切割,露宿街边,自知苦乐。

这群时不时冒几句开江方言的谷客成群结伴到来的时候,本地稻谷已经到了非收不可的时节,于是家家准备好袋子、晒坝,准备收新谷子。谷客最初还会丈量面积,跟主人谈亩论分,后来干脆就估堆堆说坨坨,讲好价,谷客驾驶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盖茶功夫,一家稻谷就收完交付,主人把新谷子运回家铺开晾晒。一台收割机一天收割几十亩稻谷不是问题。

尽管是机械干活,操控机械却耗费体力,谷客劳动量很大,主管后勤的女主人也没闲着,白天联系田主谈价格协调沟通,赶场购物脚丫子一片翻,夜晚忙“家里”,做饭洗衣忙不停。

谷客的家就是他们那背收割机的平板车,平板车不只是运输工具和背车,还是一座移动的房子,谷客白天驾驶收割机下田收稻,把洗好的衣服悬挂在拖车货厢里晾晒备穿。

一个晚上,目睹了谷客打仗一般的生活,忙完一天的谷客把收割机依次停放路边,女人取下车载气罐及生活用具,就在街边人行道搭起临时厨房,生火做饭,男人坐在街边休息,抽烟说笑吃水果,女人打气生火做饭。饭后,收了气罐、生活用具,取下车里的小帐篷,在街边支撑起来,铺一床竹席,两人钻进去,点了蚊香,不一会就进入梦乡云游了。

次日清早,谷客已不见了踪影。远道而来的谷客很快就赶趟子走了,只有乡亲们家家户户宽敞的晒坝里铺晒着嘎嘣金黄的稻谷宣告着今年是个实在的丰收年。

秋天

解开某些果实的纽扣

□伍平均

在稻谷和玉米的金黄里
可以看见弓腰除草 施肥 浇灌的身影
还有熟透的沉思 在枝头静坐成秋
在一片写满汉诗的叶子背后
用金色的绢半遮住垂挂的羞
蛭蛭亮翅 亮出特殊的皮肤
亮出农人洒在田野里的汗水

一滴白露 把熟悉的风声揣满口袋
伸出手中的木梳
梳理草叶上敦实而又斑驳的秋
最早坐在枝桠间的青涩
用梦叠成纸船漂泊岁月的石头
它们含露的唇
结满经霜的红 结满
一个季节的丰收

静止在秋收里的马车
最美的 是它的尾部
托着这个季节的喜悦
倾听风声解开某些果实的纽扣

父亲的“稻田+”

□彭辉

又是一个丰收节,想到“华夏人民勤苦作,中华昌盛庆丰年”的诗句,也想到了父亲的那块“稻田+”,在他的精心耕耘下,自然有收获的大丰收和大喜悦。

父亲退休下来在农村亲戚家找了三四分田来耕作,田城开江掀起了“稻田+”种养殖产业浪潮,父亲寻思着用那几分地来搞个自己的“稻田+”。鱼、虾、鸭、稻轮番上阵,好不热闹。单就春节前后,那肥硕的鲤鱼、草鱼在渔网上窜来窜去足以让路人羡慕不已,没用饲料和化肥,生态水产品着实让有健康养生意识的人们啧啧称赞。还有稻田收割后,一群鸭子在稻田里欢悦着,在身型越发肥胖后,还产下一枚枚鸭蛋来,开江麻鸭、松花皮蛋之类的地方特产就此产生了。当然,最值得父亲炫耀的,就是秋分前后的虾满筐和米满仓。

小龙虾和大闸蟹,不用任何照理,长得格外的好,到了农历七八月份,这虾又红又大。放假的我总会戴着斗笠,在田边一坐,放下小网框,不一会儿,网框上面已泛起水晕,迅速一提,好家伙,十几二十只虾就在网框里挣扎着了,爆炒小龙虾的美食有了上好的原材料。据父亲不完全统计,一季下来,小龙虾的收获总会有百十斤,自然少不了给左右邻舍送上一些,分享“稻田+”的成果。田里偶尔也会有些大闸蟹,不过这家伙喜欢打洞,容易毁坏田坎,不招人喜欢,让它自生自灭罢了。

有着农民情结的父亲最钟情的还是栽秧割谷。虽然只有几分田,但完全能满足他做农活的快乐。沐浴春日暖阳,吮吸如油雨露,稻谷终于迎来了夏风吹动谷连天,麦浪金波万里绵的画卷。在秋蝉急不可耐的嘶叫声中,父亲一大早就到田里割起稻子来,生怕惊动了水里的鱼虾,每割上几把,就转移到田坎上,然后用小轮车运到地坝上,脱谷、翻晒,然后在风车有节奏的吱呀声中,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欣喜地一称,足足有五百斤。

这就是父亲的“稻田+”,这就是父亲的丰收节!一个田城开江的小缩影,一个庄稼人的大收获!



晒秋 (张步伐 摄)